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基于要素构成视角的研究

白永秀, 闫雪培, 王泽润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会引致一个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将新质生产力培育置于核心地位以此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和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抓手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哪种更有效?基于生产力历史性和层次性两个基本事实,推理得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合理且有效的路径。进一步从生产力要素构成视角,将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解构为“三个渗透”过程,并基于上述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提出:在确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和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前提下,以培育创新型企、推进“数据要素+”、完善创新体系为主要路径合力加速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性要素;非实体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4)12-0021-14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composition

BAI Yongxiu, YAN Xuepei, WANG Zeru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is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complementary, raising a core economic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approach is more effective—priorit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drive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or u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as the foundatio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and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presents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path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components, the paper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process into three “penetrations” and suggests that, given the key stages within this framework, fostering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dvancing “data factor +” initiativ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are crucial steps. Thus, under the guiding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accelerating these components will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physical elements; non-physical elements

收稿日期:2024-10-22 修回日期:2024-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63)。

作者简介:白永秀(1955—),男,陕西清涧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通信作者:闫雪培。

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新质生产力培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1]。应当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没有新质生产力的驱动难以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没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新质生产力就成无源之水。那么,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是以新质生产力培育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还是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亦或是二者同时推进?推进路径有哪些?这些问题俨然成为横亘在中国经济理论和具体实践之间的难题。

目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经深入其内部要素结构,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是以技术创新、数据等为主的无形要素占比的相对增加^[2]。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界定的视角也从宏观^[3]、中观^[4-5]转向微观^[6-8]的产业要素构成上,说明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的相关文献均呈现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研究态势。事实上,学界已经关注到了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关系、主攻方向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内容^[9-10],且在二者逻辑关系上基本达成共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11],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载体^[12-13],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动力^[14],这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如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考。但可惜的是,现实中出现了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转化的“死亡之谷”^[15],即有限资源如何分配给相互促进的两个事物才能实现效率最优化的问题,也即应该如何合理处理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的问题。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必然导致实践行为的差异:有学者重视新质生产力如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相关问

题^[10,16],还有学者则关注如何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7]。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均是一个综合概念,需要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情,打开概念的“黑箱”,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构成,通过回答以下3个问题为中国经济实践辨明前进方向:即为什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合理且有效的选择、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有哪些。

首先,本文从生产力形成的历史性和层次性两个基本事实出发,推理得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符合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实践选择。其次,从一个被学术界忽略的维度——生产力要素构成视角,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实体性和非实体性要素如何通过“三个渗透”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后,在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和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基础上,依据“三个渗透”中的关键环节提出加速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理论上,为新质生产力为何以及如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论证,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贡献新的思考维度与实证依据。②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对双向互促关系的分析思路。然而对双向互促关系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关系辩证上,需要在确定研究时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内部的要素结构,致力于探寻最为经济节约的推进路径。此外,本文的分析方法或有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激起一个涟漪——在推进基础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深度融合过程中,促使研究焦点更加精准地落在对科学问题的论证和对现实经济实践的指导上。③在现实意义上,本文通过对“三个渗透”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机理,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了方向的指引。特别是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理念、发展格局和推进路径上的创新思考,为政府、企业和学界提供有益借鉴和战略启示。

一、新质生产力何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一)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新质生产力培育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载体和表现形式^[18]。前者强调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没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就不可能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后者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过程,需要先进的技术基础、完善的产业链条、高效的产业资源配置能力作为支撑,也即没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新质生产力难以形成和发展。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动力和载体的循环过程,如图 1 所示。其中,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提供技术基础,通过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未来产业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走向先进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而现代化产业体系则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物质外壳,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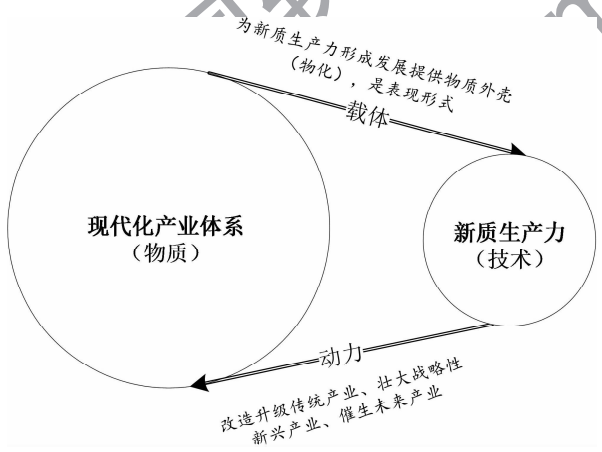


图 1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实际上,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这种互促循环过程至少存在 3 种启动选择:其一,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首先通过构建和完善现

代化产业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推动循环过程的运行;其二,在既定的产业体系框架内,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为切入点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触发循环过程的运转;其三,探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实现双向同步推进。根据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法,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选择。因为同时推进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非资源配置的最优策略。原因有二。一是存在徒增成本的问题。鉴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存在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变动势必会引致另一方发生相应的变化。相较于分散资源于两者并行推进,集中资源专注于推动其中一方的变动进而自动引发另一方发生适应性调整,显然更为经济高效。二是较易出现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要素构成、发展速度、资源支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并行推进往往导致二者在结构上出现不契合、不适配的现象,反而阻碍了循环过程平稳运行,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实际上,在宏观经济治理上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即当前中国是将新质生产力(A)的发展置于核心地位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B)的形成(即 A→B),还是以现代化产业体系(B)的构建作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A)的主要路径(即 B→A)。科学的宏观调控显然是建立在各个经济要素之间清晰的关系之上权衡取舍,明确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进行科学宏观决策的基础,也是布局发展战略和优化发展模式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学术界尚未意识到明晰二者逻辑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基本事实

在讨论应对“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之间以谁为着力点”这一理论挑战之前,需要明确两个关于生产力的基本事实。

基本事实 1:生产力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取决于前人行活动动的结果,不受当前人们的意志或行为的影响。

从发展的角度看,生产力的每一次跃迁均是建立在前人劳动成果、技术创新、制度设计以及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是历史过程中数代人共同努力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显著的继承性、累积性和历史依赖性。从结构上看,生产力的基础要素构成——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具有实体性、物质性,也就决定了生产力是实体的、物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都是以往生产活动的历史产物,都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19]。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只能发现和运用现有生产力以实现对物质的生产^[20]。正如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书信中所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①”

基本事实 2: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层次性。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企业、行业及区域维度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生产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多层次的。既有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也有代表目前最广泛产业生产力水平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跃迁与升级,一方面通过压榨、瓦解、破坏或摧毁传统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通过有步骤地调整、改造和优化取代传统生产力。这两个过程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在现实的空间上又是并存的^[21]。同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最大特色^[22],既存在东、中、西部区域间的生产力差异,又存在城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其中,企业间的差异是基本原因,微观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劳动

力素质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生产力水平出现显著分化,进而在宏观经济层面形成了行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生产力发展的非均衡态势^[23-24],从而呈现出生产力的层次性。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合理且有效的

基于生产力的历史性和层次性两个基本事实,分别分析前文提到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之间以谁为着力点的问题。

一方面,若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任务,并以此作为载体催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可能存在收效甚微的风险。这一选择或会面临产业体系建设是否完备、产业体系如何灵活调整以及如何保证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等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尚能通过制度设计、能力提升加以克服,那么,生产力的历史性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主要抓手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合理性。因为根据基本事实 1,特定阶段的生产力具有既得性,当前生产力水平是以往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当前的人们只能选择是否或者如何利用生产力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却不能真实地推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相应地,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进程,这也意味着依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可能收效甚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未否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作用,而是阐明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存在根本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若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关键切入点,以此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则更为合理且有效。根据基本事实 2,如果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时空上并存,那么通过发掘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并以此倒逼传统生产力使其发生瓦解、重构和升级,最终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是合理且经济的路径选择。首先,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① 具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8-409 页。

等前沿科技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建设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且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其次,借助这一相对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技术、知识、人才、管理、数据等要素方面逐渐瓦解、取代传统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全面变革。具体而言,按照技术先进性程度将产业划分为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显然,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在转型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产业往往受限于既有的技术体系、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其转型过程更多涉及技术革新、管理优化以及市场适应性的提升,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则更多地依赖前沿科技的突破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其发展路径更强调技术的颠覆性、模式的创新性和生态的协同性,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在当前情境下,中国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核心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为关键路径不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完善,并以此为驱动力改造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升级,从而加速新质生产力在社会整体层面上的渗透,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良好循环。

二、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通过“分解为因素”与“合并为类型”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发现事物的“构成单元”是认识一切复杂事物常用的方法^[25]。鉴于此,为科学、客观、全面地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一复杂过程,首先需要明确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概念内涵和要素构成,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以便从要素构成的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一)概念内涵和要素构成

1. 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特定关联方式和数量比例下的生产力要素,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有机总体^[25]。那

么,新质生产力就是把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最新科学技术、管理经营等成果融入生产力要素及其优化组合中形成的具有新技术、新结构、新功能、新业态、新模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突出表现为“三高一先进”的特征: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赋能的高科技生产力,是生产要素优化组合、高效配置所体现的高效能生产力,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高质量生产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体现的现代化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社会经济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呈现不同形态。从微观层面看,新质生产力表现为企业与科研机构内部生产力要素的革新及其优化组合。从产业层面看,目前新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赋能的八大战略新兴产业及九大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新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发展方式转变、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机制创新以及数字治理格局的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是指能够代表新兴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价值等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总和^[26]。一般而言,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除包括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3个实体性要素之外,还应包括科技、管理、文化、教育、制度、知识和数据等非实体性要素,如图2所示。其中,实体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构成、直接要素,三者缺一不可。而非实体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非基本构成、间接要素,科技、管理、教育、制度等非实体性要素是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产生和独立出来的。也正是这些非实体性要素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才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实体性要素只有渗透到实体性要素中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或凝聚在实体性要素之上改善品质和提升效率(如科学技术),或充当实体要素之间的联结媒介(如教育、数据等),或改善实体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如管理、制度等)发挥作用。

2. 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由“产业体系”和“现代化”两

部分组成。产业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产业及其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本质是产业构成要素的合理化配置以及凝结在这一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体。其中,产业构成要素的配置组合是产业体系的物质基础,产业在空间上的结构化分布是产业体系的外在表现。“现代化”是指颠覆传统的生产生活形态,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

动的新形态过程^[27]。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应是指建立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以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人力资源创新等为关键投入要素和驱动力,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主要组织形态,以资源配置效能提升为目的,反映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完整的,凸显协同性、先进性、绿色性、安全性的有机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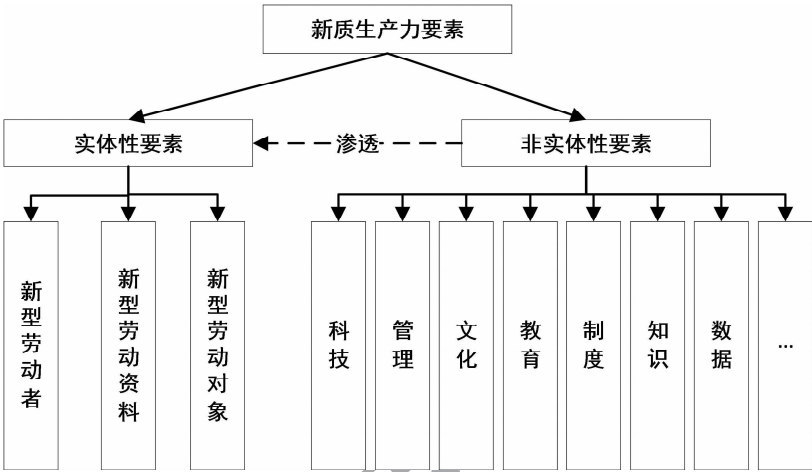


图2 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

这一定义强调国民经济中的投入要素最终必须落在壮大实体经济上。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包括现代化工业体系、现代化农业体系、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及三者的深度融合,还应包含现代化硬件设施体系和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其中,现代化工业体系形成的关键是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优势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现代化农业体系的实现需要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健全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化服务业体系需要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制度性(政府社会治理理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文教卫体)等方面的协同发展;现代化产业硬件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以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充电桩为主的新基建和经过数智化、绿色化改造升级的传统基础设施^[28];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

主要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理念、现代化生产要素培育体系^②、现代化产业组织形式、现代化产业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等方面。如图3所示。

(二)新质生产力通过“三个渗透”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由产业要素本身以及凝结在其上的生产关系组成的复杂系统。那么,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体系构成要素本身的变革,促进产业体系构成要素整体向高端化、现代化转型;二是影响各产业要素构成之间的联结关系,优化产业要素结合方式和配置效率,形成创新链、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科学化一体化的完整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及其关系结合起来,将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解构为以下“三个渗透”,如图4所示。

② 现代化生产要素培育体系是指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需求而构建的一套涵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资本投入、信息共享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体系,旨在培育和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效率与效能,推动生产要素向现代化转型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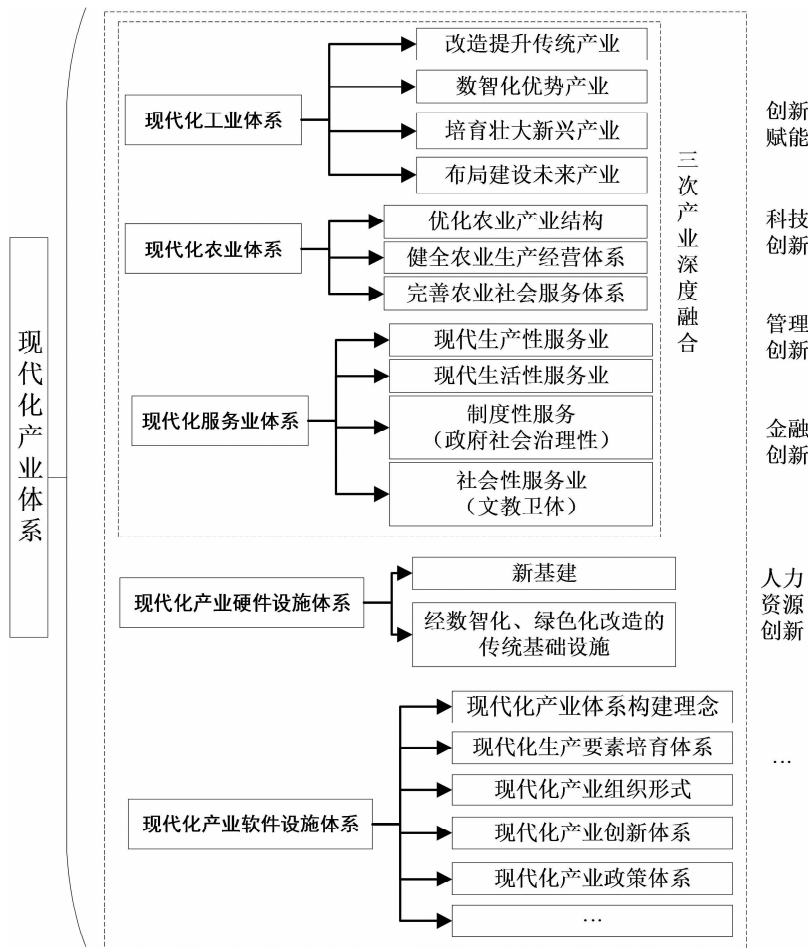


图3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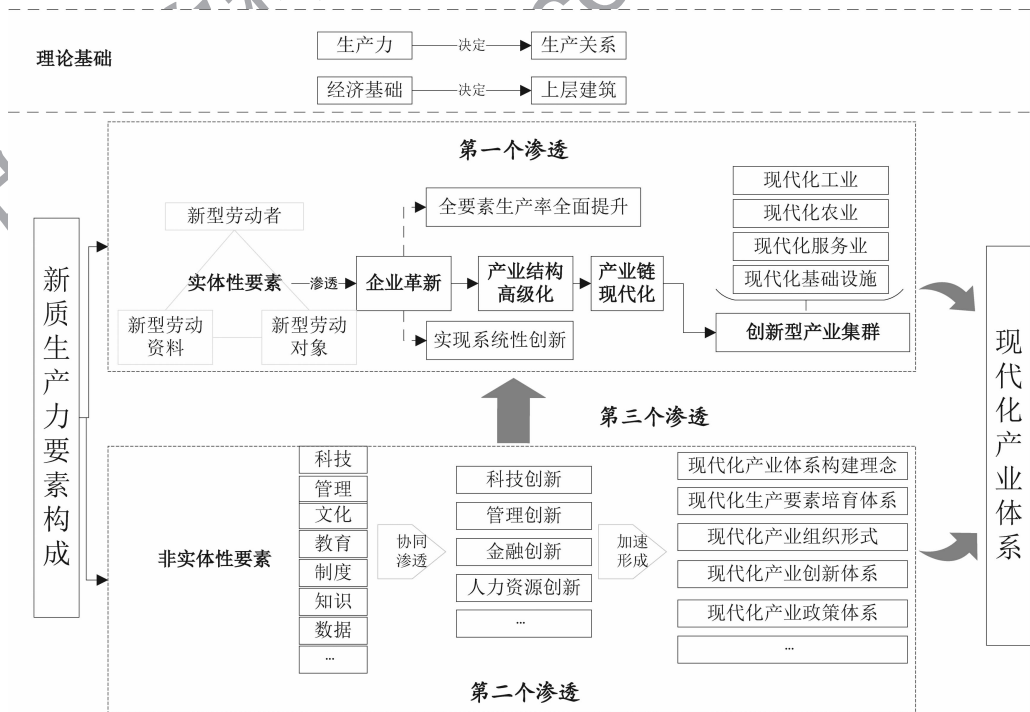


图4 新质生产力通过“三个渗透”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第一个渗透

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通过要素组合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和要素空间集聚渗透到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骨架”的形成,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着力点首先在企业。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与活力源泉,是将微观层面的要素变革传向中观产业层面、宏观社会层面的基石。首先,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通过优化要素组合推动企业创新变革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最新科技成果和管理成果首先诞生于企业(或科研院所)的创新之中,然后融入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中形成新技术、新结构、新产品、新数据,推动企业在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产品研发上实现创新变革,进而提升企业的要素使用效率。这些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在进行规模扩张的同时,必然抢占传统企业的市场份额^[29],新兴产业进而崛起并成为主导产业,传统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其次,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30],随着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规模扩大,并通过要素市场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流动,要素资源在产业间实现合理配置,高生产率产业的比例随之增加,推动三次产业以及各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适当协调的比例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最后,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在空间上集聚催生创新型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和升级是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表现^[31],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产业集聚主要表现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以及要素之间生产关系的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等过程形成产业竞争优势,为企业之间开展有目的的合作提供便利,进而促进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在产业链上的融合和协同,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逐渐演变为以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多业融合的

创新型产业集群。这些融合了现代化元素的新质产业集群是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资源的进一步整合,是产业集聚的高级形式,也是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单元。

2. 第二个渗透

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通过提升渗透广度、强化渗透深度赋能产业软件设施体系,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血肉”,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凸显“现代性”的关键。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通过提升渗透广度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人力资源创新。这里的渗透广度是指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之间相互交织、深度融合,形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网络结构,是衡量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网络化融合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渗透力的重要标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单一要素带来创新效应,甚至小范围、单层次的融合创新已经难以满足产业创新的需求,创新活动逐渐向系统化、网络化范式发展^[32]。新质生产力的科技、管理、文化、教育、制度、知识等非实体性要素通过与数据要素结合,加速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提升非实体要素相互之间的渗透广度,形成一个复杂的、数字化的自适应创新系统^[33],共同构成推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人力资源创新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通过强化渗透深度推动要素之间联结关系走向机制化、制度化、系统化,形成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这里的渗透深度是指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之间联结关系的机制化与制度化水平,即要素通过嵌入到一套成熟、系统的体制框架之中,实现更加紧密、有序且可持续的协作与互动的过程。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相互融合催生一系列创新活动嵌入到产业网络之中,通过机制化、制度化、系统化过程保障各创新主体间实现有效沟通、协商、合作与互动,进而加速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理念、现代化生产要素培育体系、现代化产业组织形式、现代化产业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从而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

的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是科技创新、先进知识和前沿思想的结晶,深刻重塑了产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及价值创造逻辑,是“工业化”向“现代化”演进的历史产物,也是彰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3. 第三个渗透

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渗透到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组成部分深度融合,这是第三个“渗透”,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决定性过程。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需要渗透到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中才能激活产业构成要素,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质量的提升。创新思维、管理思想、文化理念、数据支撑等非实体性要素只有渗透到产业结构内部和基础设施中,才能促进未来产业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升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智能化水平,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型。这需要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以加速新事物的产生和扩散。因此,在新质生产力非实体要素综合影响下催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理念、现代化生产要素培育体系、现代化产业组织形式、现代化产业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政策体系必须融合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和现代化硬件基础设施体系之中,共同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架构。如产业结构政策只有通过调整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优化产业资源配置过程,才能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若产业结构政策不能指导产业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那么它就是无效的。实际上,第三个“渗透”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不仅包含了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向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的渗透,还包含了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向实体性要素的渗透和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和人力资源创新等向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渗透。

三、新质生产力以何路径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新质生产力通过“三个渗透”赋能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紧扣每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着重发力,切实高效地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照前文,新质生产力实体性的要素组合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实现第一个“渗透”的关键点;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的渗透广度和渗透深度是推进第二个“渗透”的要点;畅通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渗透的宏观创新环境是第三个“渗透”的要旨所在。由此,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应从以上几个关键环节展开。但在此之前,需要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和产业发展新格局,以保证所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及发展趋势紧密契合。

(一)树立科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走出路径依赖误区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同时突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形成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融合、智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一方面,相较于以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殊性更加突出“融合”二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和跨领域应用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推动企业不断打破行业界限,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和完整的服务体验。催生包括一二三产的融合、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以及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区域合作与产业全球化的融合等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代性更加突出“智能”二字。由于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以及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智能制造、定制化服务、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无人驾驶等行业方兴未艾,使得智能化、无人化成为现代产业转型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加入“融合”和“智能”是树立科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的时代选择。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应重点规避规模化误区、多元化误区、过度链条化误区、发展未来产

业误区,确保产业发展的稳健性与高效性。第一,规避企业规模盲目扩张的误区。适度规模经营是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应秉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则,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审慎评估自身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防止借新质生产力发展之名无限拓展企业边界。第二,警惕多元化误区。企业作为具有明确边界的市场主体,其经营范围应聚焦于核心竞争力领域,实现专业化与精细化的平衡,而非盲目追求多元化与全面覆盖。第三,超越产业链化构建的片面思维。产业作为社会分工深化的产物,其联合与融合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资源禀赋的合理配置、成本效益的最优化分析及企业盈利模式的创新等多元维度。因此,应避免单一化、机械化的产业链构建思维,防止因盲目追求产业链条的完整性而忽视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可持续性。第四,破除未来产业培育的误区。未来产业的培育不应是对现有产业体系的颠覆性重构,而是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要素的融入,在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优化形成的、以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前瞻性产业布局,强调的是前沿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及其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而非重建一套全新的产业体系。此外,还需要澄清的是把未来产业等同于工业的误区。未来产业的范畴远不止于制造业的单一维度,它是多产业深度融合、跨界创新的产物。

(二) 加快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

相关部门应加快制定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十五五规划》(简称《规划》)。《规划》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思想指导,明确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以未来产业为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改造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第一,有针对性地培育未来产业,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首先,围绕未来产业布局前沿技术和关键基础创新新高地。通过技术扩散与深度融合促

进光子技术、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的交叉应用,强化技术创新对未来产业体系的塑造力与引领力,构建未来产业差异化动态协同发展格局。其次,优化支撑高端资源和要素高效配置的政策环境。加大对尖端科研的投资建设力度,系统化构建高层次智力资源池,深度挖掘并高效利用海量数据资源,通过精准的政策设计与市场机制调控,引导社会资本在未来产业领域的合理布局与高效配置。

第二,加快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带动各产业循环交替上升的发展态势。首先,确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主导地位。通过制定短长期产业战略规划,确立具体发展目标、重点支持领域和优先发展方向,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差异化突破性技术创新路径。对于非技术封锁行业,通过技术学习与再创新逐步向行业关键技术逼近;对于存在技术封锁的行业,依托优势创新资源攻关标志性技术创新成果。以上两个路径针对的是技术发展相对成熟但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尚在技术探索期的产业,注重采取对现有产业技术架构规则重构和技术再集成的技术整合策略^[34]。而对于已经占据或即将形成绝对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围绕巩固优势、持续创新、优化结构、拓展市场和强化支持等多个方面展开形成攻守结合的技术策略。最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极推动各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合作与深度融合^[35],促进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加快形成。

第三,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推动传统产业实现层级分化,然后逐步淘汰传统落后产业。首先,推进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智能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的设“立”,抵消“破”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和就业压力。其次,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在技术升级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提供适当的市场引导,加速传统产业的高效部分优化升级,并逐步实现对落后

产业的有序淘汰。最后,激励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鼓励支持采用清洁能源技术、绿色化技术等以降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能(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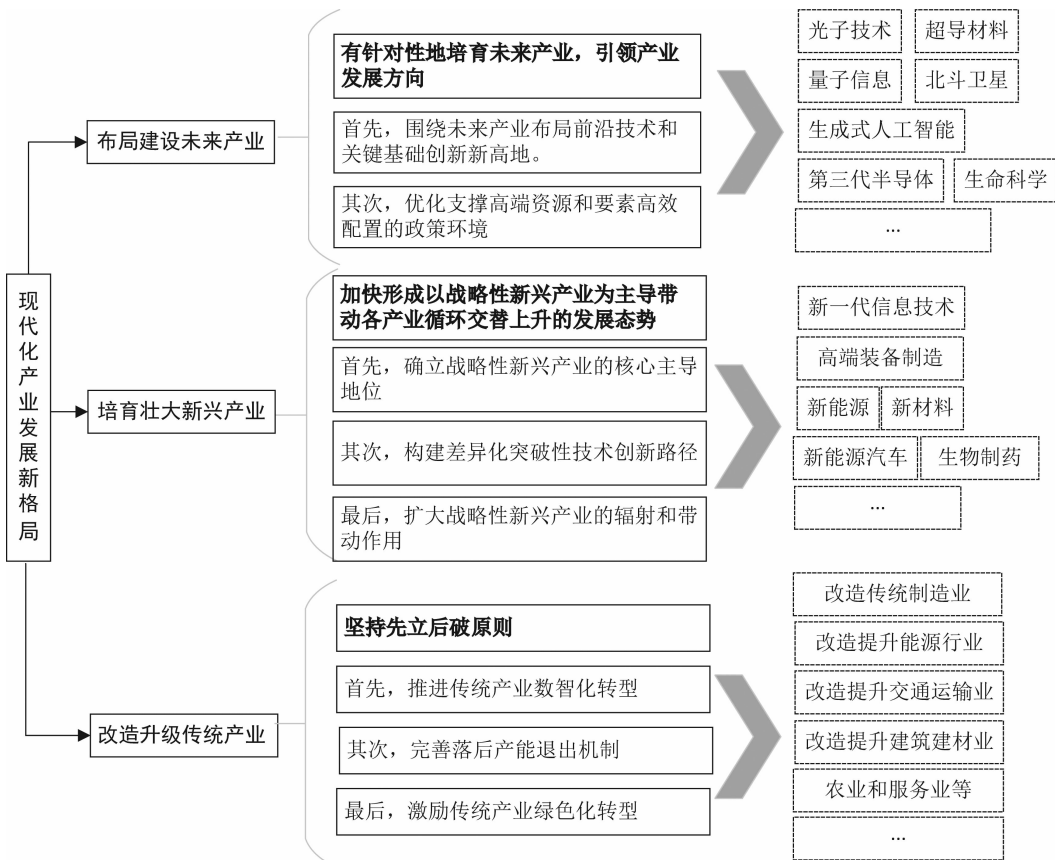


图5 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三)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着力点,优化要素组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实体性要素渗透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起点,企业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单元。在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向产业结构和产业硬件设施体系渗透的过程中,作为要素组合和配置的实践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能否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充分发挥赋能作用。因此,如何培育和发展创新型企业以优化要素组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底层路径。

培育创新型企业,首先需要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明确企业作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的角色定位,为培育创新型企业扫清观念和制度障碍。第一,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平台整合为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迭代等关键环节发挥主导作用。第二,通过优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布局,鼓励并支持企业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特别是那些能够显著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项目。第三,进一步细化并落实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税收优惠、资金扶持、市场准入便利化等措施,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此外,还需要建设宽领域、多层次公共服务平台、开放实验室、数据共享平台等基础设施,为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提供有力支撑。第四,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其坚守精神、奋斗精神与创业精神引领创新型企业的涌现。这就需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为现代企业家成长提供思想保障;需要推行以企业发展为重心的制

度创新,为企业家成长提供制度保障;还需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和尊重、激励实干精神的社会氛围。

培育创新型企业,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促进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加快构建要素市场一体化,疏通区域、行业、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消除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城乡壁垒、地方保护主义和垄断性政策规定^[36],形成一个开放包容、公平竞争、信息透明的新型要素市场环境,使得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动,为创新型企业的培育提供坚实基础。一方面,继续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劳动力、资本、土地、数据等传统及新兴要素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完善要素市场机制。关键在于确立并维护以市场供求关系为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动态发布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建设的问题清单,形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长效监督机制,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体制机制,破除限制公平竞争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以报酬调配资源的机制。此外,还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为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和韧性提供充足动能。

(四)以“数据要素+”为突破口,提升非实体性要素的渗透广度和渗透深度

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加强创新能力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过程提高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因此,以“数据要素+”提升非实体要素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成为第二个“渗透”的突破口。

第一,加速非实体性要素与数据要素的结合,提升非实体性要素的渗透广度。加速资本与大多

据分析的结合,改善企业的资本投入结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和资本回报率。鼓励生产技术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持续推动企业智能化、无人化、现代化进程。促进劳动力与数据要素的结合不仅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和分配劳动力资源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推进土地与数据要素的结合,赋予土地要素新形态,使得企业能够在虚拟空间上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和生产流程的优化,有效降低企业对实体土地的依赖性。激励管理与数据的结合,优化组织管理流程和变革组织管理模式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支持知识与数据的结合,加速数据平台和知识管理系统的推广和应用,为企业高效分享和利用知识资源提供可能性,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第二,以数字化转型推进现代化软件设施体系建设,提升非实体性要素的渗透深度。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完善生产要素培育体系,构建起以产业发展需求为遵循、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依托,持续优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培育机制和投入结构,形成智能化、先进化、可持续化的现代化生产要素培育体系。重视数据要素在优化产业组织形式中的管理和使用,催生一批融合行业共性技术、数据和知识三维一体的平台企业,在横向上推动国际化产业联盟构建,在空间上加速推进产业虚拟集聚进程,在纵向上强化产业网络联结、深化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协同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提升产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融合、相互支撑的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使之共同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变革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37]。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为依托,科学重构兼具功能性和联动性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制定理念从以选择性政策为主体向以功能性政策^③为主体的转变^[38],建立竞争、公平、创新、绿色、包容的产业政

③ 功能性产业政策主要是指完善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框架性条件,包括完善市场制度、改善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支持产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以及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保障的政策体系。

策体系,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的前后连贯性和产业政策之间的配套协调性。

(五)以完善创新体系为抓手,加速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深度嵌入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创新组织结构网络^[39],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一个国家如若没有构建行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就难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联互动,本质是实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逻辑内的纵向一致以及三者之间的横向协调。第一,要强化顶层设计,确保创新制度逻辑的纵向一致性。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and 高质量发展目标,制定清晰、连贯的创新发展战略规划,构建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创新政策体系。同时,精准把控目标明确、系统规划、严谨论证、及时反馈和持续改进等过程,建立科学、完整的政策评估机制。第二,要促进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创新,实现创新制度的横向协调。成立由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各领域的创新活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过程,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科技金融等一体化、企业培育、产业孵化、创新型产业集群全链条全过程产业生态系统,实现技术、知识、制度同产业创新的有机结合。此外,还应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借鉴和交流,以全球化战略开辟国家创新体系新局面,建设开放共享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四、结论

首先,本文基于生产力的历史性和层次性两个基本事实,回答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新质生产力培育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以谁为着力点的问题。其次,本文分别剖析了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概念定义和要素构

成,从生产力要素构成的视角回答了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问题。最后,本文在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和产业发展新格局的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三个渗透”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提出具体推进路径。

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以新质生产力培育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合理且有效的。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三个渗透”过程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通过优化要素组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渗透到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骨架”的形成;新质生产力非实体性要素通过提升渗透广度、强化渗透深度赋能产业软件设施体系,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渗透到现代化产业结构和现代化产业硬件设施体系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组成部分深度融合。第三,为加速上述“三个渗透”过程,需要建立起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融合、智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念,走出路径依赖误区;需要加快形成以未来产业为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改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需要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着力点,优化要素组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需要以“数据要素+”为突破口,提升非实体要素的渗透广度和渗透深度;需要以完善创新体系为抓手,加速现代化产业软件设施体系的深度嵌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2]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 [3] 闵耀良. 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几个问题[J]. 中国农村经济, 1986(2): 1-5.
- [4] 韩顺法, 李向民. 基于产业融合的产业类型演变及划分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12): 66-75.
- [5] 黄汉权, 盛朝迅.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演进规律和构建途径[J]. 中国软科学, 2023(10): 1-8.
- [6] 刘志彪.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总纲领[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1-6.

[7]陈英武, 孙文杰, 张睿. “结构—特征—支撑”: 一个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框架[J]. 经济学家, 2023(4): 44-55.

[8]李晓华. 面向制造强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特征与构成[J]. 经济纵横, 2023(11): 59-70.

[9]陈梦根, 张可.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 改革, 2024(6): 58-69.

[10]郭朝先, 陈小艳, 彭莉.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4): 1-11.

[11]盛朝迅.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J]. 经济纵横, 2024(2): 31-40.

[12]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 2024, 59(3): 12-19.

[13]胡洪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 2023(12): 16-25.

[14]张占斌.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东南学术, 2024(4): 1-10.

[15]李晓华, 高旭东, 李纪珍. 柔性框架: AI 领域的学术创业企业如何跨越“死亡之谷”[J]. 南开管理评论, 2023, 26(3): 4-14.

[16]郭晗, 侯雪花.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1): 21-30.

[17]杨刚, 王洁蓉.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 理论探讨, 2024(3): 160-165.

[18]程恩富, 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2): 14-23.

[19]刘炯忠, 叶险明. 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128.

[20]方敏, 杨虎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 经济研究, 2024, 59(3): 20-28.

[21]叶险明. 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世界历史性[J]. 学习与探索, 2003(3): 1-7.

[22]白永秀, 任保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61.

[23]韩文龙, 张瑞生, 赵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6): 5-25.

[24]贺俊. 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理论缺口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分析视角[J]. 财贸经济, 2024, 45(8): 13-21.

[25]薛永应, 张德霖, 李晓帆. 生产力经济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 45-60.

[26]余东华, 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90-102.

[27]罗吉斯, 美伯德格. 乡村社会变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309.

[28]刘艳红, 黄雪涛, 石博涵. 中国“新基建”: 概念、现状与问题[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6): 1-12.

[29]KLEPPER S. Firm survival and the evolution of oligopoly[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33(1): 37-61.

[30]ACEMOGLU D,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3): 467-498.

[31]孙大明, 原毅军. 空间外溢视角下的协同创新与区域产业升级[J]. 统计研究, 2019, 36(10): 100-114.

[32]刘丹, 闫长乐. 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机理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12): 1-4.

[33]BROWN S L, EISENHARDT K M. Product development: past research, presen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343-378.

[34]武建龙, 王宏起. 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模块化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4): 508-518.

[35]张冀新, 王怡晖. 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8): 1385-1393.

[36]陈朴, 林垚, 刘凯.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21, 56(6): 40-57.

[37]周文, 李雪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15(4): 84-99.

[38]江飞涛, 李晓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 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73-85.

[39]李正风, 张成岗. 我国创新体系特点与创新资源整合[J]. 科学学研究, 2005(5): 703-707.

(本文责编: 润 泽)